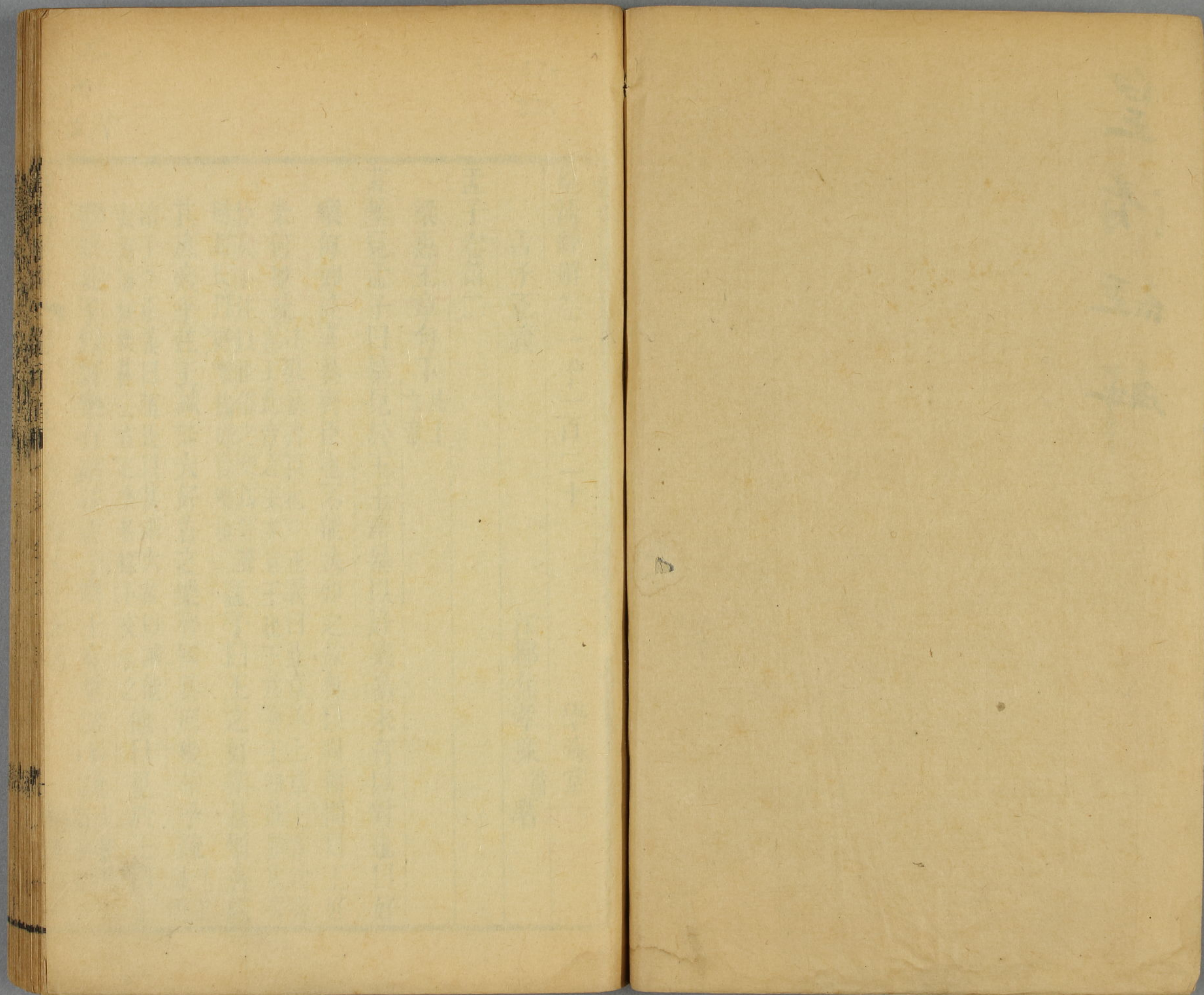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門口 12
號 478
卷 275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

學海堂

所錢文
有恂那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循著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

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為齊

樂何如疏宣王此章之王亦宣王也王為齊王知莊暴為齊

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為鄭聲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疏注王

治乎○正義曰趙氏以其訓大故以誠能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疏王嘗至有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二十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沈
20
275

曰閭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注有是語不○正義曰阮氏元按勘王變乎色日記云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慍恚

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謂鄭聲也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疏由古之樂也○正義

曰由與猶通用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義曰後漢書樊準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王曰也注云大猶徧也徧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即謂王之好樂徧徧則充滿廣眾合人已君民而其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之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

樂甚之為大同而前後義異前渾言好樂則自宜古不官今王既自明為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探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皆謂好樂能徧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即訓甚為大之大要二字自解今樂猶古樂之義惟甚大之訓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樂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

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

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其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注王曰獨聽

樂不如與眾其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注孟

子復問王與少人其聽樂樂邪與眾人其聽樂樂也曰不若

與眾注王言不若與眾人其聽樂樂也臣請為王言樂注孟

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之狀疏曰獨至言樂○正義曰

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趙氏解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凡上樂字為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洛是也閭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陳善捫蝨新語云莊暴一

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眾樂樂亦悅樂之樂也然古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真通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放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灝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爲証後漢書臧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旣屬有今王鼓樂於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

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

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疏舉疾首蹙頰○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舉

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

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堂教六鼓

四金之音聲以節樂是樂以鼓爲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

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眾樂之外故

衆樂統謂之樂而鼓專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爲鼓樂趙氏以

擊鼓解鼓字以作樂解樂字○注管笙至眾也○正義曰爾

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大箛謂之

簫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篴又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大

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篴笙與管別簫與籥別趙氏以笙釋管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庚申補刊

以簫釋簫者說文竹部云竿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廣雅釋樂云笙以瓠爲之十三管官管在左方竿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竿管三十六簧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爲者皆曰管笙十三簧蒙上管樂而言然則竿笙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爲竿管之十三簧者爲笙是笙爲管也說文竹部云籥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箛又云箛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籥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若風之過簫高誘注云簫籥也籥之中者名籥與簫名籥同故趙氏以簫釋籥也又引或說者周禮笙師注云籥如簫三空說文竹部云別爲書僮竹管籥部籥樂之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籥籥古通用三孔即三空和衆聲即節衆笛即遂也引詩左手執籥右手執箛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注云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注云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趙氏以籥舞之籥即此節衆音之籥故引詩耳唯毛以爲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籥爲三孔籥管爲如箛六孔笛爲七孔笛廣雅釋樂云籥謂之笛有七孔管象觚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箛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箛八孔最長笛七孔次之管六孔又次之籥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名毛傳以籥爲六孔蓋以管爲籥也廣雅以籥有七孔蓋以笛爲籥也杜子春注笙

師讀遂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遂則遂有五孔爲漢時所有也史記索隱以箛爲今之橫笛七孔一孔上出則以笛爲箛矣鄭司農以管如箛六孔康成則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農異蓋別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籥同類而小別者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籥同類而小別者也籥爲如遂三孔之器遂七孔籥故短於遂其名籥與籥同故趙氏直以籥爲籥而籥編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籥實別故趙氏以若笛短而有三孔者爲或說與籥別也○注疾首至愁貌○正義曰詩衛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憂思而頭爲之病說文疒部云疾病也痛病也疾病義同周禮天官疾醫春時有疢首疾注云疢酸削也首疾頭痛也陽氣爲憂愁所鬱猶春木爲金沴也說文頁部云頤鼻莖也或從鼻曷廣雅釋親云頤頤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頤爲鼻頤之頤頤通作準漢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頤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頤頤頤頤既言鼻又言頤者曷同過鼻言其內不通而顛蹙則言在外鼻莖也鼻有中斷者蔡澤諸葛恪之相是也有憂愁而蹙縮者孟子言蹙頤是也有病而辛頤者此言其內酸辛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素問所言是也

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疏注田獵至牲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茆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隱公五年左傳藏僖伯曰春蒐夏苗狝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梁傳云春日田蒐苗日蒐苗日蒐冬日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謂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置罟羅網罟罟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旌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

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紀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析羽爲旄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析羽爲旄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日旌錯革鳥曰旛詩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旌旌終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于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綬爲注旄牛尾於扛首所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土師則載虎皮前有塵埃則載豹緇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鴻鳶則載其羽虎豹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既假於齊又今王鼓樂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惟晉人所欲見矣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疏注有愍民之心正義曰閨監毛三本愍作憫說文心部云愍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愍矣服虔注云愍憂也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為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愍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是愍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憊高誘注云憊憂也愍之作憊非其舊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注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疏

故曰至和矣正義曰考文古本矣作也周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議篇引天時二句作石語陸機辨亡論引稱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亦以為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聞文王囿方

七十里寧有之疏注王言至有之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日禽獸曰囿艸部云苑所以

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篇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侈苑囿之大高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三字連屬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閭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既云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為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為孟子對曰於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即苑也蓋散文則通耳

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疏注於傳文有是言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

示後人也傳述爲文故云傳曰若是其大乎注王怪其大曰

文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民猶以爲小也注言文王之民尙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圖方

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

伯土地尙狹而圖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圖小之民以爲

寡人圖大何故也疏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

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

王之圖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

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

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

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

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

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閻氏據閻監毛

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圖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

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

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

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圖則七十里故

孟子云文王之圖方七十里寡人之圖方四十里是宣王自

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

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以爲百里也毛詩

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圖卽靈囿無疑閻

氏說是也穀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

里諸侯三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

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

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王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

之圖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

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圖百

里時患其尙小齊宣王之圖四十里與孟子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

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囿五十里與孟子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

琳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云毛詩傳云囿者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人囿三十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
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
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圖方百里寡
人之圖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
天官閭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
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圖方百里公
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
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

庚申補刊

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為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為孟子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園孟子以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園孟子以為於傳有之非正答也聞本已作以阮氏元曰文王之園方按勘記云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為長

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注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免獵人取雉免者言文

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疏至人也

○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燃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秣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薪施炊爨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芻蕘與百姓共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注言之芻芻之俗字

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注郊關至有關○正義曰

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即指此閭氏若璩釋地續云杜子春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苟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園趙氏注却說得遼濶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為陷併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為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稱四境之郊然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說文作門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為坰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為郊牧在郊外鄭氏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為郊關之館蓋牧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為郊遠郊為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日國小司徒稽城中及

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禁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尙未至郊而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也爲阱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而在郊關之內故爲阱於國中

也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取獸有罪亦非梁惠王此誤引也

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疏注設陷至宜乎○正義曰說文自部云陷阱也穿或從穴世說政事篇注引孟子此文作穿穿地爲穿所以陷墜之周禮雍氏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阱可啟塞其度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間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苦作言誤

章指言譏王廣罔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注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

有注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疏

注欲爲至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

比作交誤按比如文公元年左傳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况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舉勾踐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不可爲聖王也

事混夷注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允矣唯其

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疏注詩云至

王也○正義曰引詩者大雅縣第八章文今詩作混夷駮矣維其喙矣毛傳云駮矣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又皇矣詩云串夷在路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音爲以大事小之証詩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開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械生柯葉故然時混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問謂昆夷伐周奔

突而周爲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愠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證若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過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因與趙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石經作混夷閭監毛三本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作昆非也

注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疏**注獯鬻至獯鬻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古得財物予之又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鬻秦曰匈奴漢書作薰粥葷粥與獯鬻通與之難是時周已拓大向以天子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之則在太王時彊大可知詩稱獯鬻孟子稱獯鬻者舉古名也音義作大王閭監毛三本作太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彊者監毛本作彊按唐人彊弱字通作彊強

勉強字作強宋人避所諱多作彊彊乃彊界字非也○**注越王至夫差**○正義曰句踐越王允常子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此退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國語云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閭監毛三本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爲臣隸也則官事或作**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宦事亦通****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疏**以大至其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以知命申明樂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之危包容涵畜爲天下造命故爲知命是爲樂天天下之

生人欲其並生並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並生並育爲樂也天道又虧盈而益謙不畏則盈滿招咎戮其身卽害其國智者不使一國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謙爲畏也而究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申明之畏天爲畏天之威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蓋聖人道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則將以所養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身爲之市蠡又戒王勿早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量時者矣○注詩周至道也○正義曰毛詩我將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氏同周頌我將承維天之命後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鄭解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二句鄭解洛誥云成我制之以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日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道也能保安文王之道卽能保安太

平之道趙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維天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義也成王爲天子祇宜樂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道而以畏天戒之天子且然况諸侯乎故云成王尙畏天之威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注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疏注王謂至其意○不自大其事之大王問交鄰孟子比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劒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疏注疾視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云瞋張目也張目其狀不善故爲惡視說文又云瞋目疾視也瞋恨張目也詩曰國步斯瞋今詩瞋作頻毛傳云急也張目有急疾義是疾視與張目可互覓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儀禮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與安通撫劒卽按劒蓋手按下其劒而張其兩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敢爲安敢儔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

解輕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敵當也闕監毛三本作一匹夫王請大之阮氏元按勘記云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夫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疏注詩大至天下○正義曰詩毛傳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日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眾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爲此赫然者此怒也卽以怒解赫然是赫爲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曰解爰趙氏以於是解爰與鄭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過今詩作按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亦作旅毛以爲地名趙氏言遏止往伐莒者是亦以莒爲國名國名地名義亦

相近鄭以阮徂其爲三國故以徂旅爲徂國之兵眾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從呂卽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爲國名過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過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旅卽莒字眾經音義云莒又作旅古者莒旅同聲周禮掌客注云莒讀如棟栳之栳大雅以遏徂旅孟子作徂徂莒皆其證也以篤周祜詩作以篤于周祜以福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篤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識也鄭以對爲答毛以對爲遂孔氏詩正義申毛謂遂天下心則義與答天下嚮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江漢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連對而毛傳鄭注皆訓對爲遂對揚乃疊字對卽遂遂卽揚趙氏用毛義以遂于天下爲揚名于天下不用鄭義孔氏申毛殊于趙也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進賢良卽舉賢良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是揚遂之義相疊也月令慶賜遂行注云遂達也此遂行亦猶云舉行達行猶云通行亦相疊爲義或以遂揚爲己遂稱揚君命是以遂爲因事之辭時孔惺方稽首詎災冠虛助之辭乎爲不然矣祭統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揚名于天下乃爲篤福趙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氏之說長也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尙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

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疏

注書尙書逸篇也。正義曰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秣班固作律祿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雖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家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泰誓上篇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別於學官博士所課不目之爲逸書也按泰誓不爲逸書而此趙氏以逸書目之則非泰誓之文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所引爲尙書逸篇趙氏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

不知其何本也○注言天至者也。正義曰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蓼蕭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尙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義了明白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指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况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一人衡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從趙氏讀寵之絕句也

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注衡橫也武王耻天下

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疏一人至耻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尙書後

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

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耻之止非也趙
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注衡橫至紂也○正義曰
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周禮野廬氏禁野之
橫行經踰者注云橫行妄由田中是橫行為不順紂不順天
道故亦以為橫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瓚云以威勢相脅曰
橫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越厥志故橫
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注
子至勇耳○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奕世載德韋昭注云奕亦
前人也謂前人如是後人效法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
亦一怒為武王效法文王今
王亦一怒為今王效法武王
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為暴
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注雪宮離宮之

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

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疏注雪宮至之饒○正義曰文選雪

熙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與趙氏同離宮即園人閭人
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注云公所為
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多謂誇大也閭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
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
子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
不屑漢章帝祀關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其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
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
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僖尚能為斯言况巖巖之孟子耶賢者
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
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蓋齊離宮
之名遊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管晏孟子
蓋稱茲詳及晏子蓋亦以其地曾為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
事為鑒則言易及曹氏之升撫餘說云閭氏說非也趙氏注
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宮如漢
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宜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儕於稷下

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齊宣以孟子爲賓師極致尊禮其間隱然自表其優遇之至意趙氏佑溫故錄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卽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按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順逆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爲長齊宣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趙氏下云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則此賢者卽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灝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孟子對曰有人不得晏子事元和志遂訛孟子爲晏子也

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注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疏注有人至義也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皞下第序云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蓋趙氏解有人爲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爲上不用己故以指下第齊宣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

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爲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不非其上

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

義云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

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

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

與人共之疏

注言雖至共之○正義曰齊宣王自多以已有此樂能與賢者共之孟子推及於人謂其有此

樂未與人共之小人卽民也賢者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亦有此樂民未嘗亦有此樂也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注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

轉附朝儼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疏注孟子至王也○正義曰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汜論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敢問崇德脩慝辨惑集解引孔注云脩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禁婦女無觀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為釋閭氏若璩釋地云趙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儼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階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蓋之罘即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之為轉猶之為旃也罘與附古音通罘之為附猶不之為旃也山

川之名古今更變乃以聲音求之尙可得秦皇漢武所游自琅邪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則至琅邪齊景欲觀乎轉附朝儼轉附即之罘也朝儼即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山下城陽一山石岌岌相隨而行石去不駛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琛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為之驅石監柱今驗成山東入海道水中有監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仵出乍沒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即成山也劉向九歎遠逝篇云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董子繁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召古通朝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為朝廷之朝非也朝儼即柱之緩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緩呼之為朝儼古儼石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楊王孫傳口含玉石與棺槨朽腐乃得歸土通腐土為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舞聲石聲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从無从石同陰聲第三魚類古讀石為上聲聲近於舞是朝儼即召石海神鞭石則後人附會之妄也閻氏疑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爾或謂轉附朝儼即草不注乃華不注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煩欲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引管子戒篇謂轉附朝儼即

猶軸轉斛按傳子謂管子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刺取孟子之
文入之是猶軸轉斛爲轉附朝僞之譌不得謂轉附朝僞即
猶軸轉斛之譌也然卽其斛字益知僞字爲石字之聲何也
聘禮記十斗曰斛說苑辨物篇十斗爲一石周語單穆公引
夏書云關石絇鈞韋昭注云石今之斛也莊子田子方篇鈇
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斛音廢司馬本作鈇斛鈇讀曰鍾
讀曰與斛爲十六斛與斛自異而與石之音則近斛卽石石
古讀若暑故斛一作斛以孟子之朝僞而管子用之作斛則
僞字當時或本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變石爲斛以加入
管子也其文云桓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南
至琅邪我游二字句謂我之東游也猶與由通謂由轉附朝
斛南至於琅邪也軸字衍文因轉字而誤也轉軸二字之間
缺附朝二字幸存斛字可知孟子之僞字卽斛字之借而斛
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卽斛字之近音也細繹管子之文益信
朝僞爲召石矣房元齡注猶軸轉斛謂猶軸之轉載斛石乃
望文生意失之矣趙氏雖未詳而以爲皆山名則是又言朝
水名者存異說也淮南子修務訓云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
云先古謂聖賢之道也文選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
云先靈先聖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 晏子對曰善
先王爲先聖之王猶先靈爲先聖之神靈也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

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

不給也疏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

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爲本秋穫爲利今田

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耒耜用於耕耒耜不足卽謂耕稼之本

不足也房元齡云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秋稼已斂

而力仍有不給於衣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卽力田之力謂雖

力田而所獲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又國蓄篇云春以奉耕

夏以奉芸耒耜器械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

耜夏有以決芸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

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注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

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

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

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
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疏注晏子至語也
○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諺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諺傳也然則
夏諺謂夏世相傳之語國語諺有之韋昭注云諺俗之善諺
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謠之類也○
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觀民設
教是巡狩所以觀民也游爲優游豫爲暇豫詩都人士序云
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閒從
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云從容閒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
豫也引春秋傳者昭公二年傳文其文作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宣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譽游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
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周易序卦傳豫
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
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爲證孫子兵法云人效死而上能用之
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譽與豫古字通
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說文云度法制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
度孔氏廣森經學居云云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
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
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旣春遊以發生啟諸
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綜注秋行曰豫

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
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
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
榭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榭豫並音序
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
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春爲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
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
惟以物成爲可樂他無所樂也翟氏顯考異云管晏二書俱
有後人附托或反從孟子曩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
作慝注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與師行軍皆遠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
者又眈眈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疏
注人君至惡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師軍亦通稱國語魯語天子作
師韋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注云伍兩卒旅師

軍皆眾之名是也論語子路曰則禮樂不興皇侃義疏云興猶行也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興釋行闕監毛三本作行師與軍按經先師後行趙氏以師行猶軍興而互明之也毛氏奇齡謬言補云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予幼讀師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為確不可易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備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錡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糧為乾詩乃裹飯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二字亦可通稱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言謂軍師之興以糧米為食糧既足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為食必須遠轉轉即運也遠行轉運則必負重不得休息矣晏子春秋問下篇云今君不然師行而糧食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誤亦非食于民之義也音義云明古縣切字亦作謂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明明視也說文明明視貌重言之則曰明明然則趙氏不單言視而云側目相視者漢書鄒陽傳云太后憐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然則側目者忿恨之貌說文心部云惛忿也後漢書陳蕃

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惛惛注惛惛患念也蓋趙氏以明明與惛惛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胥相也鄒陽傳云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孝王下云陽客遊以讒見禽是惡之即讒故顏師古注云惡謂讒毀也樊噲爰益等傳注亦多以惡為讒譖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讒短則其目亦互相忿視故知明明為側目相視下言民乃作慝知此胥讒者為在位之人矣閻監毛三本在位下有在職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慝毛傳云慝惡也是作慝即作惡也周禮秋官司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注云慝惡也猶圖方命虐民飲也然則作惡謂悖逆暴亂希圖犯令之謂也

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注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沉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

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疏諸侯憂也注方猶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疏諸侯憂也注至行也

○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並作放命尚書正義鄭康成注云方放謂放棄教命趙氏與之同閻監毛三本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非是引沉湎于酒者尚書序云義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

酒于酒又云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酒詩大雅蕩云天不酒爾以酒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沉酒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沉酒于酒以糟爲邸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說文水部云酒湛于酒也湛與沈同熊蹯不熟怒人晉靈公事見左傳宣公四年益與洪通溢行謂淫佚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義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驕君流連荒亡王道既廢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霸如齊桓晉文者思匡救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即正也即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猶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贊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爲諸侯憂古注以爲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履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鄭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春秋之晚雖魯亦困于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此申趙氏之說則以驕君之流連荒亡即指行霸之君而爲諸侯憂之諸侯則事霸國之諸侯非行霸之諸侯乃趙氏稱諸侯行霸是以行霸解爲諸侯憂之諸侯也云當相匡正似不謂驕君

矣或云如同盟或端國皆憂其國之將亡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

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

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圓之類也連

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

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

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

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

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

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疏注或浮至類也○正義曰浮水

姬乘舟於圓見僖公三年左傳其下文云蕩公公懼變色杜

氏注云蕩搖也圓苑也蓋魚池在苑中推其義蓋蔡姬搖動

行也對其何修以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
比先王之觀如此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
補不足注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
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也疏注
備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禮記曾子問高誘注淮南子
精神訓皆云戒備也大脩戒備謂預備補助之事即晏子春
秋所謂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是也景公將身
親振給故出舍於郊示憂民困也興與發義同並言則有別
周禮地官遂大夫則帥其吏而興與發注云興舉也故謂舉行
惠政廣雅釋詁云發闢也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出也故謂
開發倉廩而出其粟閩監毛三本作以振貧困不足者也振
即古賑字晏子春秋云吏所委發倉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
千鐘公所身見廩老者七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十人賑贍之然後歸也

蓋徵招角招是也注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

也疏注大師至名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大夫二

與大師自別趙氏以大夫四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天子之官樂師
長即樂師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

正師相少師僕人土相上工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
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按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
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
瞽者為之故通稱工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
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尚書典樂官同非瞽
者為之劉氏台拱經傳小記云國語細鈞有鐘無鐸昭其大
也大約有鐸無鐘甚大無鐸鳴其細也昭小鳴和之道也
按細大有以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
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
細是也鈞亦作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為
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
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
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為鈞蓋古所謂均即今所謂調五聲十
二律旋相為宮為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
為徵羽角大鈞為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
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是調名韋氏之意或亦爾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

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

欲以苦賢者疏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方人謂媚好為詡畜畜與媚通說文媚說也故媚好謂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悅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悅君謂之好君好畜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澤水者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為訓後世聲轉義乖而古訓遂不可通矣阮氏元毛詩王欲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為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詭罪也擲風毛傳說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注孟子至賢者○正義曰道言也閻監毛三本作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矜夸雪宮閻監毛三本考作誇誤增言旁而欲以苦賢者閻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

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也按苦有困辱之義漢書馮奉世傳為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宣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雪宮而用以困辱賢者敬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喻而非斥之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疏與天至之行○正義曰賈子新書

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

空行是為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流連荒亡

皆暴君之溢行則四溢為是董子繁露云桀紂驕溢妄行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是以至田也○正義

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

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

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疏注謂泰至毀壞○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云封禪書初天

帝時猶有遺蹤釋地續云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
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
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
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
能守之則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
毀明堂無王愈可知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此非如國中明
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
倞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
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觀位亦
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近泰山明堂之遺象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岳之下觀其
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
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
主斯說此皆用趙氏義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明堂在魯地
而後為齊有不知所始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
諸嶽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
為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
明堂之制原為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
饗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
子繼祖為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

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
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
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
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為
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
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南西北
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
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
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
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
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
專指此泰山明堂為言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即因祭文
王而推本及之以治岐者亦宗祀所自來也春秋文公十六
年毀泉臺注云毀壞之也故趙氏以壞釋毀○注已止也○
正義曰毛詩傳箋鄭氏禮注韋昭國語注高孟子對曰夫明
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皆然不勝數

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言王能行王
道者則可無毀也疏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
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為帝宮上圓下方重
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恆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合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冶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於篇斯王曰王政可得聞與注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

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注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

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

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

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

不及妻子也疏

注言往至王政○正義曰往卽昔也史記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

王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然則文王爲西伯治豐未久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使岐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是紂時稅重也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脗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

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為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祿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字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云世者世祿也○注關以至稅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畿問也問亦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注云征稅也○注陂池至之也○正義曰毛詩陳風彼澤之陂傳云陂澤障也周禮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是澤為陂池也毛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也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堰也堰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王制云然後漁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此云澤梁故知為魚梁也○注孥妻至子也○正義曰孥與奴同假借作帑國語鄭語寄孥與賄焉楚語見藍尹亶載其孥注皆云妻子曰孥晉語以其孥適西山注云孥妻子也文公六年左傳宣子使與駢送其帑注云孥妻子也引詩者小雅常棣第八章毛傳云帑子也禮記中庸引此詩鄭氏注云古者

謂子孫曰帑詩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子則帑戮汝皆是子也周禮秋官司厲其為奴者輸于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為奴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耻為奴欲焚其籍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賈氏疏云先鄭引尚書子則奴戮汝及論語箕子為之為奴皆與此經奴為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為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為一義元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按說文女部云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禮曰其為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呂氏春秋開春篇云叔嚮為之奴高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然則凡父兄妻子從坐沒入之罪名為奴罪人不孥謂罪及本身不沒入其父兄妻子為奴也故賈氏謂先鄭後鄭義同不罪其妻子即是不以其妻子為奴也說文別無孥字是罪人為奴婢為此奴因而妻子子孫通稱為奴說文別無孥字是罪人為奴婢為此奴婢殊于秦人族誅之法而文王猶除之僅及本身非謂本身奴罪亦除之也潛夫論述赦篇云養穉穉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又論榮篇云堯聖

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而禹興管蔡為戮
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
臼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
公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
王罪人不孥之事也罪人謂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
恭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不孥謂本身惡宜加罪其父子兄
弟不從惡則不坐也若從惡即是本身有罪當不止奴戮故
王符引丹朱有聖父鯀有聖子管蔡有聖兄不當因其本身
之罪概及其父子兄弟也孫氏星衍罪不相及論云康誥云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為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
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為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
云子不祗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
善也弔茲猶茲弔言惟慈善者不為政人所罪政人即下文
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
有常之民為天意所與下云大抵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
言大抵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
也謂罪也速由即酒誥自速辜之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聽
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
罪此善人有彝常為天所與惟民亂彝常之
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 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言此四者

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疏文王至四者○

文王懷保小民惠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注詩小雅正門

鮮鰥寡是其事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注詩小雅正門

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鰥獨羸

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疏注詩小至此也○正義曰引詩

傳云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憐獨將困

也說文云哀閔也憫即閔閔亦憐也單則弱困則羸趙氏本

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注大司寇云無兄

弟曰惇洪範云無虐鰥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鰥獨唐風杕

杜篇云獨行畏畏周頌閔予小子篇云嬛嬛在疚說文趙獨

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

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

與獨同義因王曰善哉言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

事而異名耳王曰善哉言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

則何為不行注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
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裏糗糧于橐于囊思哉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裏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裏盛乾食之糧於
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
方啟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
也疏行者有裏囊也○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宋本孔本
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裏囊合戚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以
積與裏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裏糧於囊也詩云乃積乃
倉乃裏饘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饘又曰糧曰橐
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子釋詩止積倉裏囊四言也俗
本改裏囊爲裏糧則詩于橐于囊句似贅矣舊疏釋孟子之
言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裏于囊則北宋作疏時

尙作行者有裏囊○注詩大至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篇
首章乃詩作廼古字通也音義作糗詩作餼詩釋文云字或
作糗說文無糗字食部饘乾食也毛本作餼戰詩作糗毛傳
云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
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
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
也箋云郃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
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裏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詩以積倉
與上場疆對場疆是二事故鄭以積爲委積與倉對亦爲兩
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
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云戰藏兵也詩云載戢干戈藏兵不
戰所以安民故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
可相備以寵釋光詩長發箋云寵榮名之謂榮名卽毛傳顯
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讀光爲廣與毛趙異也○注戚斧揚
鉞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云斧屬之
器說文云斧斫也戍大斧也戚戍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
戈戟銳鋒斧斤濶鋒也故用之爲斫擊戈戟之鋒銳同於矛
之刺但矛直刺而戈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
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戍也正義云廣雅鉞戚斧也則戚揚
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
韜云太阿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是鉞大於斧也戚之言蹙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其刃蹙狹對戍名揚者言之彼為發越飛揚故其刃侈張蹙之張之顧名思義曰戚曰揚弗可易也或今俗名月斧以為象形然實戍聲之譌也趙氏不釋干戈箋云干盾也戈句予戟也考工創物小記云治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銑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畧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故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橫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橫貫于秘之釜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鉞或謂之鎮吳揚之閒謂之戈此言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子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子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區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戟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戈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聞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按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箋云爰曰也公劉之去卻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鄭釋爰為日用爾雅釋詁又云爰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曰第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又云爰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

武備解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爰方啟行為于四方啟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趙推毛毛傳以方疑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注王言我有疾疾是四方之譌

在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右

注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

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

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

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

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

可乎疏注詩大至古公○正義曰詩在緜篇第二章甫詩作

賈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為名為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為名者如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為名不必字也按古猶昔也當謂古昔公賈甫公賈甫三字稱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注來朝至疾也○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疾解走馬辟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日趨疾趨日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為早易明故不釋耳○注率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澣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澣水厓釋水文澣厓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郿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涉似益精確矣○注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字居也箋云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智也太姜為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為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爰以與釋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字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聿來為俱來聿猶律說文彳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漢書宣帝紀杜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總即俱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聿為律為率也相土居即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注云胥視也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為視即相之為省

也視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

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疏至誘

人○正義曰論語子罕篇文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騭傳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並作恂恂與此章指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終

南海陳

嘉應李恆春舊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一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注

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注言無

友道當如之何疏

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

也致即密推之致爲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猶

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尙云比方正其義也論

語比及三年當亦云

王曰棄之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疏

比方及於三年爾

注絕注

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之何注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疏

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

禮見周

王曰已之注已之者去之也疏

正義曰詩陳風墓門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二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庚申補刊

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曰四境
訛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

之內不治則如之何注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

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注王慙

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注王慙至言也○說
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
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
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注並
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疏其職

○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墮墮廣韻在四支俗作墮呂氏春
秋必已篇愛則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墮釋
文云墮本作墮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
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為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

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

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

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尚
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別
惟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
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
事又讀當為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
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
德之臣常能輔王無親臣矣注今王無可親任之臣疏注今

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
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
為親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

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

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為登進之使為
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為知其賢
也久而為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為知其賢未
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

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才閩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
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
人當畱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
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疏注如使至慎之○正
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劣然而粗劣然即忽然粗即不
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
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
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
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
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
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
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
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

防比周之譽核鄉愿之徒論語曰眾好之必察焉疏注選大

至察焉

○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
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
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
登上位宜核其實引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
論語者衛靈公篇文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眾惡
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疏注眾

惡之

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忠正○

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
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忠篇云行邪者
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郵公道
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注云環主環
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
勝篇云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
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

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疏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

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

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為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

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是也○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注行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注行

此三愼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

方瞻仰之以為則矣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

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與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

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與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

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慎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愼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

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

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

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

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謂此又正論篇云誅

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

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

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為三獨夫顏師古云獨

夫猶言
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
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
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
任矣注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

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
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
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
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
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
成翟氏顓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卽觀斯而發月令季春
之月命工師合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
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卽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

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
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
又名工正也攷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
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
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
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
桷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
官鄉師及葬執蠹以與匠師御廩而治役及寔執斧以涖匠
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由鄉師
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
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
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卽工師月令以
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
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夫人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
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
之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疏注姑且至
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
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註云道猶法術法卽是道呂
氏春秋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庚申補刊

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異為教合合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為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雕琢之之法豈能之故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云從我之教命

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王哉注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

有萬鎰在此言眾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

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

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疏注二十兩為

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為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

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為溢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為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為一鎰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為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百溢劉淵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為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羨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一釁十釁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四鈞為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為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為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為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釐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釐餘一十九銖零二釐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釐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銖零二釐一釐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為四百八十銖即是一升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為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以米一斛為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闕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為二升再半其二升為一升半其九十六為

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為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為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為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為二十兩賈氏作疏不致違背之以為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為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注中鑑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為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篆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為琢琢亦為治也攷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瓚琮璋等有終葵首羨好射勺鼻衡等篆飾別有雕人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璞也玉之未治者為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棗櫜第五韋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為對文則別是也鄭氏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以證治玉飾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治乎○正義曰萬鑑為一萬二千五百斤故眾多言玉雖眾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眾多而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掣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

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導其所學焉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已

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疏人不成

圭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業廣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

天殃取之何如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

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十日也書曰募三百有六旬言五

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

如疏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勺部云旬徧也十日為

旬鄭康成注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

庚申補刊

旬爲十日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爲十日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友部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行反受其殃說苑說叢引作時至不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匪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疏注三仁尚在樂師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

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犇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歸居二年聞紂昏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卽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旣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卽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以萬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注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

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疏注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維也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奔走申之奔走而去是行亦即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疏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

無復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注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注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

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

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

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

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

息也疏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

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義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言不似尚書之文又滕文

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

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古者周

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安可哉疏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惘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遷其重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天英故鼎反乎厯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次於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姬賂以瑤瓊玉櫜竿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厯禡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拊捄天民之窮者也拊同拯捄同救趙氏既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詳備也聞監毛三本作拯捄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

束即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繫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為可結也是係累為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擄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鄴滕灌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重器而謂之殘

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疏注言

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即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為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即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合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注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繫倪

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實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疏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速疾爾雅釋詁文禮九十曰旄是旄即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婉嬰是也言是人也婉其啼聲也說文几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婉嬰婉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驚即嬰繫為嬰字聲之轉繫婉疊韻字為小兒啼聲繫倪即嬰兒釋名解嬰為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婉兒子也婉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婉鹿子謂之鹿小蟬謂之蜋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齧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繫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繫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疏伐惡至懼

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

可也注閔閔聲也猶構兵而鬪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

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疏注閔閔至鬪也○正義曰

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閔構也構兵以鬪也說文云鬪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閔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高誘注云鬪也閔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蝻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閔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帥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帥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帥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眾名也伍一此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為軍將又別言六卿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為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為鄉官在軍為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為軍吏者則眾屬他軍吏身不得為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四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為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注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疏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

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步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殘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之言害也

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

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

死其長矣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食鳧鴈者必以批毋得以粟于是倉無批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

石牼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涵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已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疏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咍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

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注文公言我

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疏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注孟子以二

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

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

爲矣疏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已其勉

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卽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亡意卽無已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并得薛

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疏〕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并知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滑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威王子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卽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饒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

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卜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注〕大王非好岐山之

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疏〕居邠○正義曰

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豳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已用之師古注云邠卽今邠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說文解字云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絲闕段氏玉裁注云按此一篆說解可疑豳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大王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皆云豳皆云豳在右扶風豳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郡國二志皆云豳邑有豳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疑三從豳豳聲非有豳也而云从絲闕疑四假合計果以豳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豳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邠岐之比是以周禮籥章經文作豳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豳經典多作豳惟孟子作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邠州爲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因如邠而易誤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邠之作

邠外又舉強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
悅說文虫部云強斷也彊強也彊強也彊強也彊強也彊強也
與強字異其力部云彊迫也從力彊聲重文作彊云古文從
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彊孟子作彊爲彊之省彊省作
彊猶彊省作彊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白部云智識詞也智
乃智省禮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
也說文走部云避回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
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大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作辟
者省文也說文汝爲水名女爲婦人名其爲爾汝之汝本屬
假借書盤庚格汝眾康誥汝爲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爲汝不
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爲詞說之說而爾雅釋
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
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注君子造業垂統貴合
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
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也疏注君子至

義曰說文云勑造法勑業也從井刀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爲
懲艾經典多借創爲勑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
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造也亦勑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
故以續釋繼毛本經作彊注作彊石經經作彊宋本經亦作
彊翟氏顯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
詁云彊勤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
自彊爲善法也
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彊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
善其身者也疏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注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疏注皮狐至貨

毛詩幽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
于貉謂取貉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

爲幽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帛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帛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此皮帛卽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爲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繒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元纁束帛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幽地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注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疏踰梁山至居曰閭氏若璩釋地續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

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而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郃邑岐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直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太王贊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徙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隱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劉熙釋名說贅肱之義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着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贅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

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然邪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注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疏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南子紀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倂真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即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邪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置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置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櫛隨之眾多復成為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綿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

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欲為攻戰以吾地與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

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甌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為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為之其或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始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為據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疏注非已至去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揚子取為我云為我為已也是身已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高誘注云為作也專為猶擅為為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中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為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即至故以致釋效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

而處之也疏

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歸正義云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

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太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歸於巽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

也疏

注平諡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

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區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曆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諡法解云治而無咎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人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公曰將見孟子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倉籍孺閼孺之類也

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注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

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

疏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

子也平公諾之即受其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樂正

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

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

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為氏者魯人曾子弟

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者集解引馬注云子者

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注公言以此故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

五鼎與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

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疏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

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局鼎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

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

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腊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釋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

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注樂正子

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注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

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疏君爲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爲猶行也君爲來

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再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即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即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縮傳盧縮妻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合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幾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沮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曰行或使之止或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

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
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
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疏正義曰爾雅
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屈云居字按呂氏春秋慎
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周氏廣業孟子
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屈尼二字注云上俗下
正疑屈是屈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
秋長政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
說文走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疏曰漢書劉向封
事云讒邪進則眾賢退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
孟子與困臧倉之訴李師政辨惑論云孟軻干魯不怙臧倉
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
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卽
七篇之
大旨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一終

是書經解

卷一百二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嘉應葉幹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二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注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

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疏

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莒為叔孫氏公孫敖為仲孫氏公孫歸父為東門氏公孫嬰齊為叔氏鄭公孫舍之為罕氏公孫申為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為駟氏公孫僑為國氏公孫蔓為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即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

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

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疏注許猶興也○正義曰毛詩

興亦進義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也

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綦母邃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

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疏注誠實也○正義

篇云此之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子之孫

蹵然猶蹵蹵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

西不敢比疏注曾西至敢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

邱明作傳以授曾由則是曾西即曾申為曾子之子非孫也

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為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

之子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曾西即曾申曾子

之子非曾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

地亦同周氏栢中辨正云曾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

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

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曾西為曾子之孫疑趙

注為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

西例之申西止為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

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曾元養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

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

自宜有孫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

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為

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

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跡踏畏敬

也論語鄉黨篇蹵蹵如也馬融注云蹵蹵恭敬之貌孟子公

孫丑篇曾西蹵然趙氏注云蹵然猶蹵蹵也蹵蹵並與蹵同

艷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

疏注艷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

文艷字注引論語色艷如也今本作勃王篇廣韻類篇艷字

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艷類艷色也類與艷同凡人敬則色

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說文字注又引論語色李如也秦策云

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字注又引論語色李如也秦策云

秦王恃然而怒楚策云王佛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飲非

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在莫聽論語曾是

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管仲得君如彼

乃聲古與仍同與曾爲疊韻故曾乃義同

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

子於是注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

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

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疏注得

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

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

遇得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過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

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

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

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

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

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

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惺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

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

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

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

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

梁傳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

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殷本紀

紂也亦爲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曾西○正義曰說文

早部云陝隘也陝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趨趨薛

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

即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

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尙不可以爲邪（疏）晏子以其君顯○正

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歆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欸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注）孟子言

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也（疏）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注）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尙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疏）今言王若

易然○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

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

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

言易也（疏）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

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

王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
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
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帝
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
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興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
咸驩殷道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
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尙書序湯武丁之
問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
則六七作者或離湯武丁節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
亶甲時殷復興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
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尙書詳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
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
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
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
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興蓋
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後有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
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
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
證史亦可見殷紀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
子何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
統於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

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
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
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
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
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
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
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
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
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
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
化祖甲復興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
禮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周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禮舞師注云興猶作也故以興釋作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
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
也注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

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疏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

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幸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為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即指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偽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太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議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馬融注云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

士為非羣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為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剝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為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弼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牲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周續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湎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尚諄諄以羣飲民湎于酒為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良民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尚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

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即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即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尚存故盤庚藉是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其時尚猶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是皆以微仲為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臚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已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已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臚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間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上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

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臚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而不立孫臚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為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已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已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臚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焉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揚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偽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為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
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
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
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
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
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
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為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為周臣
復為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祿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
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
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
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
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
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號仲號叔是也
仲叔皆封號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
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
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
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
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為字詩
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
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刀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世
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
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為微子之弟非

謂立適子之弟也刀柔誤解鄭注不可為據膠鬲之事見於
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
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
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
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
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曰甲子至殷郊
子曰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
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合膠鬲呂甲子之期報其主
矣今甲子不至是合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
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
伊尹比而亡夏姐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
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
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
合膠鬲索之文王不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
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
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
挾聲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注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

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疏注鎡基

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眾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疏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即是地不更辟民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正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顓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疏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論訓云體大者節疏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頽顓頽也顓頽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騷篇云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速

疾也問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疾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為證此解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宜語也爾雅驛遠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為傳遞之稱以其車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曰郵傳命此為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孟子引孔子言之證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

今行之易也疏

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誅注作民悅

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爲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

視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疏

呂望觀文王而陳王

圖○正義曰觀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

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

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

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

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疏

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

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盛德篇云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卽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足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

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疏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

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卽不惑不惑卽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

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

於德疏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

邊境弗患注云孟賁古之大勇士必已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楫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汎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

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楊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曰是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注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

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注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

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注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

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

破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已必

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為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提劍鋒以商北宮子司馬蒯黃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為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為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翟氏灝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為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膚也膚幕堅慎也故以肌膚音義云撓丁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撓之撓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聞監毛三本撓作撓按音義出撓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撓釋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撓敗注云撓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

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撓卻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撓之訓為撓索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摧拔是撓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撓鄉飲酒罰不敬撓其背違古文撓周書違以記之撓同撓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次撓擊捶本馬杖之名用以撓擊故撓亦謂之撓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撓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撓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卻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撓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撓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並言其一古文體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撓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

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徼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禍寬至禍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禍為賤者所服上言禍寬博下言禍夫則禍寬博即是衣禍之匹夫故云獨夫被禍者禍寬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云嚴師為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義同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黜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即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言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惡聲至即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為致梓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辟為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即是生長勇氣養勇即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為善養勦等之氣不以直養則為不善也直養則不善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

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是不恐懼而已也

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眾者耳

非勇者也疏慮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

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眾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

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

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

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

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

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顯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

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

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

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

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閻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

無懼趙氏言要是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

之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也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眾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正義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尚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眾也大戴記論孝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眾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眾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眾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昔者曾子謂子襄曰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

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注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憚懼也詩云憚憚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疏注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薛應旂人物考以爲南武城人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純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旣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卽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憚憚懼也

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
自已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詞不惴惴
也言雖被禍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
猶勇也黜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
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曾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
爲義之強也推黜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
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黜爲得其要然
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
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黜之
勇不如卽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注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注不得者
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
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
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

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

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疏告子至不可

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爲失
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人之心謂
人以惡言加已而已受之人以惡心待已而已受之也成公
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
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
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
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鬻拳之諫先軫之
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
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
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
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哉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
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
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
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
不櫻於心直是得失不讐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
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何恐懼孟子生
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此不動心
祇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

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然
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
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
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
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
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祇求心此宮黜孟施舍
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
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
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陂淫邪道皆由心之蔽陷離窮
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已之
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
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
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為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
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
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
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黜舍之所養勇也求於
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觀屏絕而更不求
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
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
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
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為心之制此黜舍

之學豈可為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
而喘行不憚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
不得於言則言為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
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
可不求心則不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注志心所念慮
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哀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疏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為志儀禮聘禮記
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擬度也故趙氏以心
所念慮為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
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
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跂作皆知其所喜憎
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
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管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
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
之充而神為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
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
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
同異明是非則第為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為氣而已故喜
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
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

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音義出之帥字多作師乃俗字也既又譌師夫志至焉氣次焉注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疏注志為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子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為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正與趙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注暴亂也氏下注志嚮氣隨之意合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疏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即正也自反而縮故為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則怒即義也即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為氣之主氣為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戾而既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注丑問暴

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

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

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

氣之相動也疏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為噎說文

喉曰壹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王裁說文解

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解網溫趙岐亦以

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為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

不休則蹶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

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

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

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

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

不貳是為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不貳是為氣壹勦之氣在

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壹也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是志壹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

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
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即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
為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毛氏此說陳組
綬近聖居燃犀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到之至氣次之
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
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次言至其處即次其處丑問志氣既
不相離持志即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
渙散無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
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氣也而
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
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
有不可也志至氣次所以申言言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
志至而氣即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
可也求於心即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又
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
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時能持其
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矣
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
也若不能持志不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
伸吾氣為主是氣壹也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
暴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為不動心而不

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舉一行而顛
蹶者以例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當其蹶也心
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為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
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其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
直與義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曾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
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為養氣是勦之養勇
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而求心以為養
氣是曾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為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
志告子無志無氣曾子孟子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
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
心志養氣乃為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
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為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
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
以長於敢問夫子惡乎長注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

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疏注我能至氣也

子墜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為大氣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

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變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申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為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浩然而為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敢問

何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疏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解以直養二字直即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為正直之氣為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非也

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潏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其為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注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

若人之餒餓也疏

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姬桓公二年左傳云嘉

耦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為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為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包裏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幘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為纏繞亦裏之義也道既為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為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情性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懈矣教志勝而行之不懈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餒飢也餒同餒飢即餓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

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餓者是氣餒餓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絳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為義因事而發即羞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為道順理而行即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氲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以而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嫌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注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疏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為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

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池論訓云秦穆與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曰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注慊快也自省所行

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疏注慊快也○正義曰耳聽之必慊又知接篇云以慊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我

慊與嘽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嘽高誘注云嘽快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

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疏注孟子至

義曰趙氏以密聲取敵解襲字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

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

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

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善

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譏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

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

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

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

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爲雜難爲合爲配一也生爲育爲養一也義爲直

直爲縮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

窒六書訓詁所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注言於道義者深矣

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

也疏注言行至福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也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灝考異

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畀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畀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

故爲仁義也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

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即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勿助長是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即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然自反而縮乃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善養氣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緣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不餒矣北宮黝孟施舍不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則是不得於氣勿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皆不求心皆不持志即皆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其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志以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乖乎義道則氣不暴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即易无妄之妄事即通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即終止則亂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於易者莫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如孟子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注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揠挺○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東齊海岱之間曰擢郭璞注云今呼拔草心者爲擢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

則但拔之使高出如蒞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
亟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
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云此滅同姓何善
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注也罷與
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
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謂今日勞苦疲憊也趙氏以芒芒為
罷倦之貌音義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茫遠也急遽
所以致罷倦罷倦則急緩不急遽矣詩僕夫况瘁楚辭憂苦
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忽慌忘也文選
歎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注云芒芒猶夢夢也爾雅釋訓云夢
夢訕訕亂也僕僕昏也孫炎注云夢夢昏昏亂也釋文引
顧野王云夢夢訕訕煩懣亂也楚辭九章云中閭替替惛惛
賈誼新書先醒篇云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惛然猶醉也
云煩懣云惛惛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芒芒為夢夢
慌之訓為夢與芒芒為夢夢同慌惛謂慌忽惛悴慌忽者疲
其神憔悴者疲其形此芒芒所以為倦罷之貌也詩桃夭宜
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箋云猶室家也趙氏以其人為家
人蓋即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
家是婦以夫為家楚辭離騷云泥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
家是夫亦以妻為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
故周易家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
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為男子其揠苗而歸不必專

告一人則其人之為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
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
以走釋趨說文木部云高木枯也周禮小行人注云故書稿
為橐國語魯語云猶魚鼈以為夏稿注云稿乾也是乾枯稿
義同閩監毛三本作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
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效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
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呵天
護之福勢敗援緩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注天下人行善皆欲
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
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
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
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
當急欲求其福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閩監毛三

遲客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聞監毛
三本注未多亦若此據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
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
嚴待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
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悟而得
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為必有福
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
澹為上謂不求福也由即猶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
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
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為外
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
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
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碍
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
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
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尚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
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是助長長即生也
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氣
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
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
求氣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

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
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據苗
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
經文殊難昭合矣試即經文涵泳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
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
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
事焉而勿止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
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
下勿助長則推勸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為告子之必無
事而餒亦不可為勸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
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為善
養即為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為養勇則氣由氣生為
不善養即不善長而為助長助養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
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其氣而可者
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
樞苗者也是勸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
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慊於心而一以其
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即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
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

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振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黜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卽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懼苗亦不耘苗苗之穢雖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閒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于萬動中或有一靜于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一在靜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何謂知言注丑問

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注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褻人

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狂

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

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

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

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

能知其所趨者也疏

注人有至猛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諛諛也見集韻類篇諛玉篇

音虛儉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諛人徐鍇傳云諛猶險也今本諛作儉馬融注云儉利佞人也說文儉儉諛也儉利於上佞人也愚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懋民今本懋作儉馬融注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諛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諛佞諂也孟子公孫丑篇諛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諛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諛人罔極險諛倒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雞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為犧當何害乎雞惡為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譽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為子朝傅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為諛諛○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浸猶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道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即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

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起隄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為此巧美之言使之墜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為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仲王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王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王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王環王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王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王仲王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通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為隱遁之辭秦客廋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詭譎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趨也○正義曰知其趨謂知其趨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蘇劉蚩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即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荆莊王好隱

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托言諷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為窮知之尤無足為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為孟子之知言乎鵲冠子能天篇云諛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謂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謂離辭者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飾又從而為之辭極猶窮也鵲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諛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諛辨論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諛辨論也古文以為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即邪僻故鵲冠以諛即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即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諛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為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即諛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為浸淫隨理鵲冠以為因陸佃證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義和之官法家

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棄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鈞鈇折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諛而棄其信雜則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蓋永循理隙而入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鵲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為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眾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室且鄰封執政相倚久為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為之例亦猶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為悖道之言其甘於為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鵲冠合邪辭于諛辭

而分遁辭為詐辭陸佃以詐為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
 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
 則隱而不明是為遁任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為詐遁即詐也
 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
 詐隱藏以為釣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代
 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生於其心害
 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
 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
 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
 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
 人復興必從吾言也疏生於至言矣○正義曰按此與滕文
 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作於其心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又云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誠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
 蓋楊偏執於為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誠也楊之為我有合於

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
 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儀秦之詐
 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陷離窮皆心也誠淫邪遁生
 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誠淫邪遁之言造之自
 下大有碍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誠淫邪
 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
 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為也吾言指以直養兩無害
 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
 言不免誠邪聖人復起必從吾言配義集義幸我子貢善為說
 之言也注以政為仁政故指人君言之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言言辭
 正義曰禮記表記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然
 則辭即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為教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
 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
 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為孟
 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

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曰惡是何言也昔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

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饜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疏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合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

於諸賢欲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

何居也呂氏春秋貴生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曰伯夷

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疏

汪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

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

說極確趙注本僚然丑問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

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

夷也注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

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

者何傷也要欲為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已

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為王使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理羣生此所謂為天理物也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処止也重文作處

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注

云為久稽留之辭說文廷部云速疾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

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

量時為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

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即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

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為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

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即止即速是退也禮記學

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為量時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

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

正義曰方言云班

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

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

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此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

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

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為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為則不憚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

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

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

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窵也穴部云窵汙表

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汙為窪也按汙本作滂孟子蓋用為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滂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子宰我名也以為

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

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閭閻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是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

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子貢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

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摛意託玉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

注從孔至道者。正義

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以始注云由從也毛詩
谷風傳及說文定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
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
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卽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堆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
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
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
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
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
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
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

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坻蟻至聚也○正義曰詩豳風

云坻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坻中齊語也蟻冢也方言

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為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

是蟻封即蟻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蟻坻詩召南于

彼行潦大雅洞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

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

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此云道旁流

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彖傳文阮氏元按勘

記云泰山之於邱坻咸淳衡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

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犖注云卓犖絕異也萬類統

人物而言麒麟與眾獸異鳳凰與眾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坻

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

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

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黜舍

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

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

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尚專於

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尚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

黜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

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

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

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

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

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

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

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

皆為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

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

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

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二終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嘉應葉

軫舊校

